皇明經世文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彭彥臣君潾　參閱

胡端敏公奏議

疏　胡世寧

奏爲叢瀝愚忠以求採擇事　摘書急務

臣久在病中誤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具本力辭又蒙加臣太子太保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臣感恩

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況我 皇上聖德大非唐玄宋高之比臣敢以堯舜之事告 陛下在昔唐虞用人必先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言雖可用其功未必能成言不可用其人決當廢黜臣內刪與賞罰一條以與撫賞時務議相同也今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

計開

一定武略。切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不許輕伐。先朝

世廟時地方盜賊頗少當足毅皇帝時流寇之禍故此條先及之

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撥軍即勦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聖明深體先生保邦至義。及查累朝設立巡撫兵備敕詞。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聞。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

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備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由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令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　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

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
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
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然又必重其責
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
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爲練兵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
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如昔王翺在遼東故事
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弭戎虜可禦也
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不爲害臣愚不敢欺
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舖造監與凡買馬

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嘗行取、有被罰穀數百者、自備弓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敝、故臣不揣以爲事當如此也、

以本兵肯言令邊將便宜行事足見經畧又見處心此臺諫建議尤爲得

一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不敢近

邊宋失邊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强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策于

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總兵選任既當
尤望　陛下體　聖祖之成法放古人之命將假與
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
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
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
機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
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
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刷

時則輪番二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儆則併
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
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
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
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
叛亂。其有訟則速為之勘剖。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
必其至京。其或仇殺。不聽分解。及為叛亂兼併者。則
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

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

然欲使蠻夷安靜無事則勿輕言改土為流使其生心為患

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

凡撫按奏行事体該部不能裁斷則仍參推勘如

奏決。不該推勘。而託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

其事有反覆則本部不受其責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逓申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禀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　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今自言則近誇為耻不言則無徵不信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

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卽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執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蓋信義惟蠻夷爲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卽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園縣罪惡深重　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卽移文來首以本占民頃從斷還而原由斷與之者消沮其他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番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爲惡松番番文爲兵備胡澧伐木修

城置竈以俟臣至蕃番信瀆澧信臣爲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爲地方消埃之助耳若共揚已之名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一足邊儲今邊儲被若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北北直隷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

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遞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諸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直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爲開種而照名代本處軍作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頗于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沮官鹽者乃襲舊聞之說也故今宜

干額外多開商中。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塡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糾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抽投既多。又可甚裁官引之價。使人樂于報中矣。許賣。則公私鹽利皆爲國用。而邊儲可足矣。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裁。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價斷而壯丁益勸于前。軍民得易于食。其爲上下之利。蓋不

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强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此前疏已載之）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豊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爲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將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粮易于措積。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糶。全在官司。今法

令簡重。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揹勒難收。以致菲損屯
農。方可常糴。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黷貨。致令富勢小人
冒奪軍功。得陞世襲。軍職大壞。　祖宗賞罰之功至
于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國家田
賦有限。何以能給我　皇上勵精恭儉八年。而天下
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恐法度不時加嚴
儆。則易至于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于復生
伏願　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

議自今嚴立成命載諸天府頒諸天下今後官舍軍民人等敢有再圖似前奏帶月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方共有員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將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撥亂平賊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夤緣似前冒陞者文武除名再不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于軍匠夤緣再有額外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救

實爲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卽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折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卽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筭亦

不肯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言則外衛官少。革而復推。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使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

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為國摧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朝文職止有李承勛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寇不宜輕出國家養兵畜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又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詿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

陳九疇二人、吳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賚緣權奸、奏逮至京黜爲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强虜、而爲番使寫亦虎仙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爲憸人聶能遷等反間流謗逮至充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謀劫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恠俗一事之謗、以

致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澂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為考察所中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厲士風幸也

為撫處夷情以安地方疏　芒部隴氏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唐鳳儀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戴金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講各題芒部前項事情其大意皆欲罷兵息民而言欲息禍源莫如復隴氏

之後今四川荒旱兵決難用提督兵部尚書伍文定先已奏
旨取回兵已罷散各歸別無他議矣惟照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則干係地方事體重大臣等未敢輕率切惟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治土夷之亂尤當究其先而慮其後查得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知府土官隴慰及其護印長男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

出於土司自欲改流則其事比邀功強立

人存日奏稱其府地方廣濶蠻夷衆多搶劫仇殺不

者不同

能管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司分

管地方又欲設一千戶所官軍於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於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芒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劫及焚燒屯寨節次催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方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為盜劫則此貴州一線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棊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即以歸咎隣省請兵　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咎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

知會推之說士大夫皆以此存心而置國事於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隴政爭襲搆亂用兵誅絕隴壽徼弱既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當奏襲矣然時方年九歲而群夷稱爲隴壽存日過房阿濟之兄子又稱爲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軏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夷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許建議者一人設而巡撫王軏總兵何卿即令去任是猶爲弓者筋按當者又一人則其事自然不能牢固矣處置之宜膠角未方合而遂令脫槃其能成功堅久而不致反

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
知府程洸迂腐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
逐官刼印耳。就如今恭攻打畢節關廂者。不過百人
潤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浚楊儀等聞之喪膽。不敢
出一言以籌敵。而遂許以官印。既許官印。無以自解。
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罪於隣封。而
求四川之協討賊。在關廂守城者閉門不敢出拒耳。人
非數萬豈能圍城也。御史戴金所奏甚明。與本部所
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既稱朧務為隴

壽養子。其心不服。又曰姦生子。或難定執。又則朦朧稱曰朧壽支裔。皆欲復其土官。夫昔朧壽朧政。皆規知府朧慰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仇殺二十年。大征始定。今朧勝或非朧壽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為之耳。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朧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朧壽朧政戰爭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慮其後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焉。今議者謂各隣

境土官見芒部攻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

官管束臣等伏願　陛下先降敕一道賚彼鎮巡令

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

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　祖宗肅建爾各土

官衙門原許世襲今後除爾叛逆劫殺我中國地方

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仇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

征剿者即于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

民所願仍授土官職事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

役責委四川鎮巡官將芒部府舊印并鎮雄府新印

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曰：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各守其地土，管束其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人作亂者，聽爾徑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州，皆隨爾所願，再不上立府治以管束爾等。爾若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即為爾奏聞立土官；願設流官者，即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能為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即陞其官，安撫宣撫以上皆

可漸得。若再如前反復不定。必大舉兵征剿。一人不遺。夫既示之利害如此。至於隴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教育以待別處。程洸則起送吏部降用。李曜則授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乎彼心自服。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徑屬布政司。皆聽地方鎮巡官隨俗處立。而後奏聞施行。事惟責保地方永無變亂。臣等實不敢預爲執泥也。

復土魯番議疏　土魯番

疏上得俞旨公墓銘亦載此覆疏爲有獨見指畫明暢非尋常題覆可比

臣等看得土魯番回夷變詐多端求索無厭自來侵犯為患我邊惟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朝廷御之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間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攘遇彼來寇則殺去奔勿追間有窮迫而慕義來歸則撫而有之以為我藩籬納款而誠心來貢則禮而待之以施彼恩信雖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之道不過如此未嘗敢中國以事外夷撤藩籬而延寇賊者也今查此虜自弘治年間連次用計殺虜哈密嗣王罕慎陝巴

不聽撫處，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我　孝宗敬皇帝赫然震怒，特准謀臣奏議，執其貢使一百八十一名，兩廣安置，絕彼通貢，彼遂失我器用藥物，不能爲生，諸夷怨彼，彼方悔過，送還陝巴，後復許貢，彼得漸置奸回於我國中。上自京師，下至甘肅，無處不有其人，無處不通其交結，而受其反間，積至正德十一年大舉入寇，意圖原置奸回斬巴彥思高名等內應外合，亦如先取哈密故智，唾手而取肅州，幸得先任兵備副使陳九疇，一時奮勇，打死內應奸回，殺退外攻

各賊，而又近差內附夷兵刼其老營，外結瓦剌達子，搗其巢穴，彼番大創，乃因內間反致九疇死罪，暨蒙
皇帝即位，開釋，復用九疇巡撫甘肅，又值彼番大舉入寇，又被九疇督兵敗退，奏請閉關絕貢，彼番復縱反間，仍致九疇得罪，而聲言求貢不許，必來搶虜，報復，以恐赫吾人，然迄今四年，並不敢一騎來侵近，該提督等官奏准通貢，將原欲安置兩廣番使，盡許放回，今貢使未多入關，而彼番又使虎目虎力納咱兒等以問信通和為詞，勾引瓦剌達子數千，直抵肅州

近城若非遊擊將軍彭濟兵備副使趙載謀勇相資素有備禦而臨時遇敵又或私創九疇之禍梏守逼和之說遲疑不敢發兵出戰而又非得素撫屬番助斬賊首則肅州城池必為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地方必皆難守矣此閉關絕貢啟釁利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官奏內又執番本所言陳九疇壞事為詞以見罪不在已且既稱黄帅填堡有先來進貢夷人三十九名在內上城與堡外回賊荅話下城就將堡內防夷遊軍陳經等一十九名細縛搶去六名又遏

四項堡鄉去按伏遊兵張討月等四名夜不收二名別遞番書言會衆番王備下人馬五萬又有五千至此又出謾言虜情變詐如此而各官奏內又稱各夷荅話已有懼悔之意又欲原其求貢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仍照原議起送赴京以圖罷兵息民前後若相牴牾事在彼中臣等勢難遙度况蒙　聖恩業已許貢番使臨門彼處官司戒前慮後必不敢據理揚威一時拒絕又况　天朝政令當一臣等亦不敢輕議朝令夕改遽言絕貢及照提督尚書王大才通變必

此言王晉溪也

有奇術轉危爲安有非臣等常慮所及再照唐本霍韜所奏爲國遠慮甚切而其查訪近事未真臣等逐一參詳其稱土界番未有悔罪之實而遽許通貢恐我必益驕而邊患愈滋藥石之言也乃以番文無印信足徵爲疑不知番文雖有印信又何足徵而足以制其死命乎蓋惟在我識其變詐而弗落其計中以疑我忠臣弛我邊備則可矣牙木蘭若原彼世臣擁帳二千來降輕納則後患委的難測臣等昔未到部稽理其事詳究其實則亦與韜同此見也今究其實

則牙木蘭乃我屬番由先衛人為彼虜去為之用事令遣來我近邊求和不得入寇不敢受疑避罪束身來歸事為反正與其親弟滿刺添乩兒并主僕六人耳偕來老弱男婦數千乃自瓜沙陷番帖木歌土巴之衆是皆邊官業已受之而奏聞　朝廷初不之禁昔必遣還是與唐送恐但矣今彼窮迫無歸而我撫處已定近者回達入境彼謂與上番情斯矣已斬送首級來報矣更欲驅遣彼無所往勢將轉恩為仇事變可虞而或乘其飢疲遂加撲滅則又非聖皇之恩也當此之時正當　撫而有之以招彼攜貳

而益我藩籬耳。然臣等自來反復思慮。惟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于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綿力菲才。念初不及于此也。臣等昔時愚見。惟聞哈密之地外隔流沙。距我肅州一千五百里。比之 太祖昔建大寧都司于境外四百餘里。而 太宗遷置於今保定 太宗初置交趾布政司。郡縣其地。而 宣宗弃之。安南。初不知其爲弃 祖宗疆土也。哈密主初封忠順王者。乃元遺孽。我 太宗皇帝於永樂二年封之。三年即故。立其兄子。未幾即絶。而強立非其子孫

者嗣之。蓋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殺虜。今其主自願歸番而反欲引彼入寇。其民皆四散無遺矣。故臣等初亦以爲比之國初立元遺孽爲和寧王。爲順寧王爲安定王者。事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内。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有無。則興復哈密之事。臣等初慮實不及此也。而更私憂。以爲若撫他番以王哈密則今牙木蘭主僕六人。決不能往。使其他虜爲之恐其強則叛我而入寇。弱則畏彼而從之。誠難保其爲不侵不叛之臣也。昔漢武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者正今甘肅之地爾若謂哈密興復而遂能絕北狄
之逼西戎以固我甘肅保我陝西地方則今宜府大
同延綏三重鎮不能邀截北虜之過河入套也哈密
之復其功豈能勝我三鎮臣等初見以爲立之無益
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
故與復哈密之事臣等念不及此也今聞議者有謂
勸 陛下亦 祖宗疆場之言臣等口噤目眩數日
不能出一言顧惟提督尚書王與韜皆素有高世之
見非臣等淺昧所及故願興復哈密一事特行王在

彼處之耳。今據各官所奏事情，除前回違入寇實計
若干，我軍斬獲陣亡及被殺虜人畜各有若干，有無
重大失事，隱匿不報情弊，本部照常行彼巡按勘實
另行外，臣等愚見欲乞 聖明賜敕一道，特委提督
尚書王，令其會彼甘肅鎮巡管屯都御史等官，通照
土魯番夷使，而責諭之曰，爾初兩次入寇，皆被我陳
都堂殺敗，而又奏准閉關，絕爾通貢，且欲盡將爾貢
使安置兩廣，爾不得我中國藥物器用，無以為生，結
怨諸夷，爾累次遞番文求貢，而聲言不從，則大舉入

寇然四五年之間竟不敢來我邊臣亦嘗為爾奏求通貢　朝廷疑爾昔日之惡累奏不准今來我邊怜爾窮困不顧利害保爾誠心悔罪再不入寇　朝廷惟信我言准爾通貢今爾却令虎力納咱兒等勾引瓦剌數千寇我肅州今已被我軍殺敗使　朝廷因此不信我言將如之何若此出爾王子速擅滿速兒之言則新舊番夷皆當斬首梟令退關而遂舉兵進剿何貢之有然我　天子是大聖人以天下為度視爾小夷欺擾猶蟣虱搔癢于皮膚也豈足為計但我

邊臣仗義宣威，豈甘受爾欺誑。爾昔番文謾言，要我奏十三布政人待爾，此言我猶不忍爾奏也。使其奏聞，　天子震怒，命我止發三鎮兵十萬，直擣爾巢穴，爾問爾國老成人，爾番人自漢以來，有能敵我中國兵否。我更奏討　朝廷銀十萬兩，好段好馬各十萬匹，令人曉諭近爾各種番達，能斬爾回回一首者，賞銀十兩，好段好馬各一匹。有能斬首千級來獻者，即封為忠順王，使居哈密，歲許通貢，賞賜不絕。爾回回之首，能存幾何。但聞爾言，前此入寇，乃虎剌納咱兒

私擅所爲、王子止是使他來求貢、以此未恐罪既藝
留貢使、姑放出關、新來貢使、亦放入關、但今每起入
關、止許十人、多不過十五人、其多餘人數、勒令回國、
原帶貢物、俱許驗交、來者順帶來京、賞物亦聽帶回
散給、經過地方、止許一日一站、不許延住二日、有過
三月者、即不應付、敢有似前驕縱、不聽約束者、輕則
編置兩廣、重則斬首、地方仍令先回番使、責諭王子
速壇滿速兒知道、令來入寇、他果不知、則將虎力納
咱兒等械送入關、以憑斬首示衆、若係瓦剌誘哄得

來，則將瓦剌入寇之人斬首百十來獻，虎力納咱兒亦免其罪。今次貢使既得放回，後無再犯，并貢不絕、若不將虎力納咱兒等械送治罪，又不斬送瓦剌入寇人首級，則明是王子知道縱惡，今次進貢人安置兩廣，速賞賜禮物通不發回，再有侵犯，必如前言征勦，如此責諭，庶幾威信並行，彼必知所歛戢矣，更敕王璦務要爲國忠謀遠慮，力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前瓜沙州番帖木哥日羔剌土巴等，及原哈密遺民畏兀兒哈剌灰避禍來歸者，不許逼回哈密。羈置

虎口。撤我藩籬，損我　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夷虜入寇之黨外。其餘凡有宗派才力。堪以服衆爲王。而近彼各夷之願從立國者，及近彼地方各種諸戎有能共滅土魯番者，即許爲忠順王，聽居哈密。悉從本官安處停當。可信其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奏請欽斷給印封爵，臣等不敢輕議，亦不敢偏阻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其主速壇滿速兒，先倚二大將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爲間于我中國耳。今火

者他只丁巳殺寫亦虎仙等已誅而牙木蘭又携貳來歸其勢益已漸弱故欲發兵五百近執牙木蘭等於瓜州尚遲疑不敢而致其來歸況今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地先有罕斤東赤等衛原我屬番被彼驅脅供饋無資又過流沙無水可得益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卜剌北有瓦剌皆北狄驍勁瓦剌又比土魯番離我頗近先時都御史許進之入哈密城陳九疇之殺退土魯番皆結彼為援今反被土魯番勾引來

寇此而得慣則甚可憂也宜救邊臣無以能招土番番入貢為功而以諸達在近恐其寇我難禦為患故今當以通番納貢為權宜以足食固邊為久計然足食之計今時甚難而霍韜奏欲招商中鹽納穀聽商募民種穀實為有益 陛下已命戶部議覆而臣等亦有計處與之相符先奏亦該戶部議覆本部案候另行外惟照瓦剌之來而被我邊臣激退甚怨土魯番之誤使我邊臣有識固可利而誘之以殺彼番使其自相携貳以不為我害此伐交之術今雖日久猶

可行也然衆皆憂甘肅之危日甚而臣等不揣竊有轉危爲安之術惟在　聖明張主於上二轉移之間而已蓋今彼中事情言者不一而聞者多疑欲乞　聖明獨斷選差御史一員部屬官一員必共曉事不欺而誠心爲國不隨勢變遷之人以往於彼邊境道里軍民休戚虜情强弱向背邊臣章奏虛實各項事情應該作何區處各處屯田應該何計開墾及凡軍儲何計可足邊關何術能固逐一勘實漸次奏聞若彼先奏皆實原處無差者卽便會同鎮巡等官安處

停賞務求堅久不許朝令夕改若先奏可疑原處未當作急奏聞區處仍乞發自 聖心見得當此隆冬念及肅州邊城極遠孤危而又被虜屢戰之苦今賫綵段布絹各若干疋銀一二十萬兩前去宣布我
皇上恩德垂念至意內將軍民曾經對敵守城者各賞布二疋指揮千百戶各賞絹一疋都指揮各綵段一疋陣亡及殺賊獲功者各賞銀二十兩仍紀其功應陞應襲官職照舊陞襲陣亡者各賞銀五兩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各賞綵段一表裏前報功

次勘實仍依提督尚書王瓊等所奏彭澤於實授都指揮僉事上量陞一級趙載陞參政職事仍管肅州兵備以後二三年撫處成功仍依御史熊爵所奏超擢都御史在彼巡撫其原附久住哈密遺民哈剌灰畏兀兒及先今來歸瓜沙屬番日羔剌帖木哥土巴等部下人衆皆每家賞布一疋頭目三人各段一疋諭以我　天子恩德萬里差官來撫爾衆救爾生命其新附願歸原土者聽歸原土其不願歸不敢歸者措給牛隻種子聽其趁時耕牧爲築城池堅固約以

世爲我臣不侵不叛虜來近邊則堅壁清野使彼野無所掠食無所貢不能一朝居此虜若寇我則爾出兵以牽其後虜若攻爾則我出兵以併其圍爾我相爲犄角永保爾生生彼必感恍而世爲我藩衛虜冦益少而邊圉益固比之遠徙哈密爲力易而所得多至于牙木蘭悔罪歸正棄戎即華情亦可嘉伏乞

聖恩量授一官特賜冠帶衣服一套其弟滿剌添乩兒量與冠帶通事名色照來三四人俱充勇士食糧使居甘州三二月以耀彼國人而招懷來者仍送來得旨所

奏欽定給賞上賞賞衣賞衣衣叫悉皆依擬施行

京居住以悉彼國俗而料我邊事所益多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吳嘉胤繩如 參閱

胡端敏公奏議

奏議 胡世寧

守令定例疏 守令

臣聞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

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行取。夫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

皆逌容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俯也。視生民之饑困。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與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聚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强等事。皆不肯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

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於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神廟以來撫按勢敵大抵撫臣見按臣見御故都史之長按臣竝下撫臣也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俯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從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注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

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舖司舖兵之役而不耻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旣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而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

賢者。　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賑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慮備也。　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強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

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致獨任也惟　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陛速今纔其陛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旣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以有彈劾不許議詆此制大有可商大臣去后皆無人言安可以此定之）退亦可矣而殁後譏及鄉論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沉保名者恒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　聖明張主之而已

備邊十策疏　備邊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已從人求以制治未

亂保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 皇上
聖德上同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
如此其切者是即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
如此凡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叨祿竊位感激非諸人
比何敢負恩終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愚晝夜思索得
今軍民利病時政邊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
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
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興德行而治化隆
長此其驗也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

狃於因循、其舉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關事當發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州縣皆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希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爲此輩貴近能爲禍福。如

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已身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厪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　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

奬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嫉賢能。曲避謗毁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廵以下官貪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官。違道干譽爲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讁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拔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爲國家任事矣。

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内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

宜則貨克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賊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

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然世廟初年內府供用大有節省比武宗時不同）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餽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乞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

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惜財、各爲己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齎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送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就彼糴上、則邊儲勝

貴人益困虜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此也臣
念此事最爲難處乞　勑該部計議通算山西陝西
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州
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
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伍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
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
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
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閑則抽軍就食
虜來事緊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照

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泒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四

徐六定亦主此論想通變要策無過此也

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各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爲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鹽引値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糴穀急圖應用貲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鹽丁數倍加納日

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必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朝廷爲彼三事。設官秤掣。委吏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爲之整理。而三者（世廟時曾遣都御史理鹽法所指欽勅大臣者此也）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

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厤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塡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爲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具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

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遞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賊所處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即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

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即撥富竈餘丁或僉有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陜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備可充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慮待後日久事定鹽課歲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費

蓄不一而足矣。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臣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竊聞　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憂議及此，　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惜乎當時大臣多為身計，無肯為國忠謀奏行　祖宗之法，以將順　睿皇帝之美者。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

降等敘用該罷職不除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
地理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
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征討官
當論功定議我　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
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
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
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
其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原立法之嚴足仰天
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

下，從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太祖定律之意，更以 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臣謂聖皇法祖憲天，此事誠當爲處。況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遂爲貪驕，不習武藝，不恤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臣愚伏願 皇上特

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　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　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槊舞劒閑一武藝者即令能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即令替職無子或不能

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堪爲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　六曰，閱軍實以修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

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册勞費貼解艱難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塲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鬧而武藝不習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

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叁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草料。按跟勢要買閙。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爲勢要賣三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戸或由垜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絶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悉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因玆輕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

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迯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乞 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者若干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算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充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望體 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房室遷發

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責則令里甲鄰隣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爲盤費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爲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　七曰廣收蓄以儲將材臣念　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求

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　朝廷累下　明詔訪求諳曉韜畧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嫻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況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

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爲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旣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稍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强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卽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

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為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為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此最備邊才要策嘗廣畧而精擇之亦何必邊士殊名之人歟

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

蓋決冗食以選將技閱軍實以修武備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固皆能戰者矣臣竊惟古京軍最憚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附末盜賊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

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況邊境有急
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為莫若自今
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
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依應延綏
寧夏甘肅。量皆出征不違。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
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
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
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
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

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强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强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

慰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仕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論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

推下、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　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惟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越而無嫌、惟　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用巳衰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　聖祖之成法、放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期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

黠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十曰用間諜以覘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則動乖所之為彼乘襲有敗無勝譬如瞽者之射雖挽强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常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手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手兵法之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

無形我則爲彼所形而不能形彼彼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宜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爲將發大衆之語使彼被動之人間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遂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爲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爲所誤而遂遭夜襲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爲所制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將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

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爲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扼後有黄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爲今之備邊莫先用

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爲所獲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惟不遑小忿。宥其誅戮。不惜厚賞。悦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構貳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蔑不濟矣。

地方利害疏 [illegible]

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息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强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問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輒數萬、非我　皇上洞明治體、畧降　恩詔撫散脅從、繼命將帥誅鋤首惡、復能平定如此之易哉、其自古招撫之

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爲無是失也只今江南之賊華林碼碯勦散無餘東鄉併招遺黨尚及千人桃源或云三倍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寧縣亦有餘孽覬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懷其

首惡之階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桃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直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來自還。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招案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戶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光棍。始以助官殺賊為名。以逼賊脅贓得利。既後以誣執平民。嚇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推是此輩不樂賊平）鄉。則新民告取才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

受罪於是外則得動浮言挾制官府內則讐殺復業
良民及聽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至變
亂而盡行勦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以浮言
各立意見或以爲罪或以爲功雖有爲地方深計者
彼此牽持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二賊
盜而兵擾次之爲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全其
生而彼豪民光棍搬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捱歲
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兼併可肆有如
置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爲水手者方

做歇駐椗。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信其言以爲然。其亦可痛也已。今姚源請兵。勢當必討。無容議矣。其他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旣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非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鋤治數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柰何。有言當

勦者曰今日地方大禍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

撫賊者爲國忠謀而予已身大爲不利假此數

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

言可以知其大略

其上下激之終不爲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臣先追賊開化賊勢甚獗二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東鄉賊方信服欲臣誘殺心亦未安爲守前說耳然不敢自以爲是

也特不敢欺隱弗陳以備採擇焉耳　朝廷惘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韋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丈案堆積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又耻於自摽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